

寻找前世之旅
mm.zhulang.com

寻找前世之旅·系列



MEIHUO
媚·惑·江·山
JIANGSHAN

悠悠深宫梦，步步起杀机
观太子妃戏弄皇族，看青楼女媚惑江山

三月暮雪◎著

媚惑江山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媚惑江山



悠悠深宫梦，步步起杀机
观太子妃戏弄皇族，看青楼女媚惑江山

三月暮雪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媚惑江山/三月暮雪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8.9

ISBN 978-7-104-02794-2

I. 媚… II. 三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39154 号

媚惑江山

著 者: 三月暮雪

责任编辑: 吴淑苓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89
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10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2794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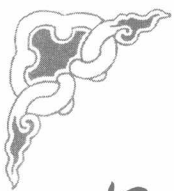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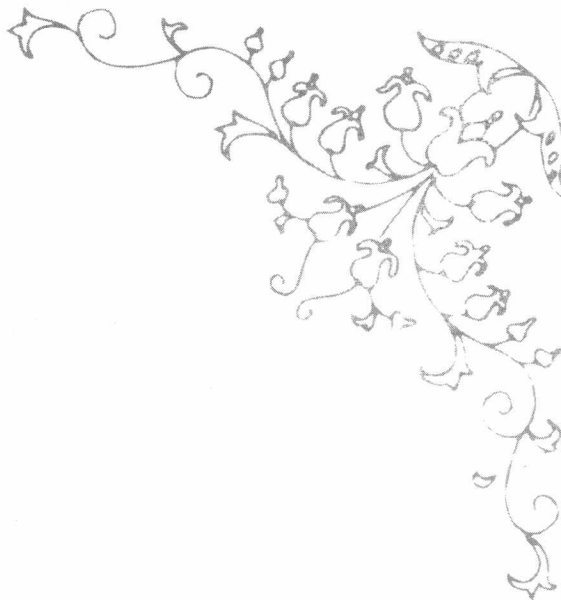
内容介绍

太子天濂在十岁寿辰时梦见十年后在郊外阑池边碰上的女子，就是未来的王妃。十年后他寻梦而去，果然遇见了梦中的王妃——官宦女芳菲和她的丫鬟青琐。但是曾为青楼女的青琐，却成为了当朝太子妃。于是江山乱，红颜笑，后宫里表面一团和谐，背后争锋争宠暗藏杀机……

看出生低贱的青琐，如何保护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和生命安全，如何凭着她在青楼里学到的经验和五花八门的手腕来媚惑帝王、横行深宫！



媚卷江山



第一卷 青梅如豆柳如眉

- 第一章 出水芙蓉 / 1
- 第二章 阑池清梦 / 9
- 第三章 魂断青楼 / 15
- 第四章 庭院深深 / 19
- 第五章 东风吹柳 / 31
- 第六章 舞花弄影 / 38

第二卷 画梁语燕惊残梦

- 第一章 洞房花烛 / 51
- 第二章 云破月来 / 58
- 第三章 雾罩轻盈 / 71
- 第四章 相思无雁 / 77
- 第五章 初到黄昏 / 83
- 第六章 残雨笼晴 / 94

第三卷 满地落花红几片

- 第一章 月上西楼 / 107
- 第二章 情深意长 / 117
- 第三章 良辰美景 / 123
- 第四章 闲云悠悠 / 132
- 第五章 苍天无语 / 138



第四卷 韶华不为少年留

第一章 天涯地角 / 149

第二章 雪韵娟娟 / 155

第三章 帘卷西风 / 163

第四章 漠漠清寒 / 170

第五章 云网恢恢 / 177

第五卷 柳暗花明春事深

第一章 千丝万缕 / 185

第二章 孤星寒月 / 191

第三章 暖絮乱红 / 201

第四章 一寸柔情 / 207

第五章 露泣残枝 / 215

第六卷 半落梅花婉婉香

第一章 黑云压城 / 219

第二章 天威浩荡 / 226

第三章 海棠铺绣 / 235

第四章 离情依依 / 241

第五章 残阳如血 / 251

第六章 月影圆缺 / 259

第七章 青山迢迢 / 264

媚卷江山

第一卷

青梅如豆柳如眉

第一章 出水芙蓉

建武五年。

残月在薄云中缓缓移动，天空若明若暗。冷薄的雾气在四周弥漫着，给阒静的荒林增添了些许神秘和凄凉。

疾驰的马蹄声突然响起，一辆带篷的马车由远而近。被惊醒的飞鸟纷纷腾空而起，然后结伴逃向更深更密的荒林上空。

马车骤停，两个暗红色宫服的人从车内跳下来，然后拖下一团用草席裹着的東西。

两人拖着，踏着厚密的杂草向荒林中走去。月光下，隐约看见后面露出一条纤细雪白的腿，上面刺眼的斑斑血迹染红了荒草。

一只惊醒的野鸡尖叫着扑向荒林深处。

东西被狠狠地扔在地上，其中一个飞起一脚踢在那条腿上，毫无动静。便操起尖细的嗓音问道：“死了吧？”

另一个同样声音的回答道：“这鬼地方，除了狼就是野狗，即便没死怕也被吃了。”

起先说话的嘟囔一声：“李总管给咱们如此好差事，那些人已吃饱喝足了，偏让咱哥俩到这鬼地方吹风。”

另一个不耐烦道：“走吧，走吧，别瞎嘀咕了，今日是太子爷5岁寿辰，咱们快去，好向李总管讨个赏。”

两个人说着话走出了荒林。片刻后，传来马车疾驶而去的声音。

月光蒙纱，一只大鸟飞落在树梢上，东张西望，目光落在地面上。

草席蠕动，似有什么痛苦地扭动着。好大一会儿工夫，从里面笨拙地探出一张蒙着黑布的脸。

月光照在她的脸上，映出一双明丽柔媚，而又迷惘凄楚的眼睛。那目光在浓密的荒草和树木上滑动，然后定格在树梢上，那上面栖着一只大鸟。

大鸟反应有些迟钝，它竟然没有逃跑，只是睁着亮晶晶的圆眼呆呆地望着她。

女子忽然嘿嘿地傻笑起来，黑纱撩开，露出一张长满脓血，令人恐怖的脸。



受惊的大鸟终于鸣叫着飞了起来。

5岁的青琐躺在柴缝里睡着了，无人发现，一棵巨大而枝叶茂盛的槐树遮隐了柴垛，也将她弱小的身影遮掩住了。槐树上，满树的紫花正在凋谢，落英缤纷，飘满了大半个后院。

而青琐正在做一个梦，梦中又出现了那泓明亮如镜的水池。这些天她已不止一次梦到这座洒满清辉的水池了，她一点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老是莫名其妙地梦到它。她只知道自己不需要，她需要的是油饼，糖葫芦，但她在梦中竟没有一次得到它们。现实中她品尝它们也仅有两次，那都是紫桐姐姐买给她的。想到紫桐她笑了，口水从她的嘴角溢出，一直流到身下的柴草里。

“噼里啪啦”爆竹炸响的声音突然在整条花街上空响彻。

花楼上，许多窗户被推开了，探出一张张浓妆艳抹的脸。天香楼的大门处，张灯结彩，花香飘万里。衣冠楚楚的男人们络绎不绝地走进楼内，时不时传来老鸨那尖细的媚笑声。整条花街的姑娘们都知道，今天天香楼大摆宴席，为名妓紫桐做寿。

经久不息的鞭炮声吵醒了青琐，她伸出脏兮兮的小手从草堆里坐起，把正在抱柴草的胖婆吓了一跳。

“妈呀，吓死我了！”胖婆惊叫道，举起手中的一根枯树枝作势想抽打青琐。青琐坐在柴草堆里揉着眼睛，不躲也不逃，她知道胖婆是故意吓唬她，胖婆从没有打过她。果然，胖婆举到空中的树枝只是在她头顶上旋过，便又重新回到了柴草堆上。

青琐一骨碌爬起身，竭尽最大的力气抱起一抱柴草，准备帮胖婆送到厨房去。

“快放下吧，”胖婆急忙道，“这会儿大家都忙得团团转，那恶女人都把你忙忘了，你这么灰头土脸地跑出去，被她撞见不找打才怪。”

青琐知道胖婆说的恶女人是总管红柳。慌忙扔了怀里的柴草，躲在胖婆后面朝院里窥视，果然望见红柳正站在院中的树阴下，她急忙跑回柴垛里，将脑袋迅捷地缩了回去。

胖婆不再答理青琐，急急忙忙抱了柴草离开了。

青琐一边摸索着头发里的乱草，一边继续窥视。树阴下的红柳一动不动，宛若石雕，除了冷漠的吆喝声从她嘴里发出，青琐甚至怀疑她身上的血也是冷的。青琐早就注意她走路的姿态跟天香楼里的姑娘们一样轻盈而飘逸，那身板却是平的，没有紫桐的玲珑有致，凹凸分明，甚至不如那个长相奇丑，拖着一条残腿的疯女人。

刚想到这里，那疯女人出现了。她正目中无人地从红柳身边穿过，右臂高举着，竖起的两根手指头上杂耍般晃着一个暗红色的雕花木镯。青琐知道她住在天香楼的后院里已经五年了，是紫桐姐姐收留她的。因为紫桐那时已经是天香楼里的头牌了，老鸨碍于她的面子，也就听之任之。

在天香楼里，她是最无所事事的人，整天在后院游荡，因为她又丑又疯，楼里是不让她出现在前院的。因此除了那些下人，红柳，青琐，倒没多少人见到她。

她经过红柳时，红柳不禁蹙眉，抚起手中的帕巾掩住鼻，眼中分明露出厌恶的神色，惟恐避闪不及，人早先一步飘出了院子。

红柳一走，青琐瞄准时机狸猫般进了厨房。

厨房里菜香爆起，青琐的饥饿感更加强烈。她东张西望，忙碌的人们机械地做着自己的事，没人注意到她。青琐的目光停留在大案板上的一排排菜碟上，那些花花绿绿的菜肴如同磁场吸引着她。离她最近的是一盆红樱桃，这是用来点缀的。她伸着细长的脖子，咽着口水，频频扭头四下张望，确信无人注意，伸出小手迅速地抓起一枚，飞快地往嘴里塞。倏地，一只大巴掌从天而降，将她打翻在地。

青琐慌忙抬头，正对上红柳凌厉阴冷的眼眸。红柳笔挺地站着，她总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别人身后，让人防不胜防。

“你跑哪儿去了？”红柳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青琐，语气中透着极大的厌恶。

青琐战战兢兢地爬起来，垂着小脑袋不敢抬头看红柳的脸，尽管那脸也是艳丽的。在这个后院里，除了那个目中无人的疯女人，没人敢抬眼正视她。

“把它吐出来！”红柳冷冷地命令道。

青琐鼓动着腮帮子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嘴里还含着那枚红樱桃。她的嘴巴抽动着，只是那么一霎的犹豫，便迅捷而勇敢地吞下了那枚红樱桃。

“小杂种！”红柳恼羞成怒，飞起一脚踢翻了青琐。青琐捂着被踢疼的肋骨，紧紧地咬住嘴唇，不允许自己哭出来，但泪水不争气地在眼中旋转着。

“站起来！”红柳的声音寒得如同掉进了冰窖，厨房里的杂工虽然依旧不停地忙碌着，闻得她的喝斥声，身子却禁不住打了冷战。

青琐兀自半坐在地上，一声不吭。她小小的脑袋始终想不明白红柳为什么如此的厌恶自己，是不是自己是院子里惟一的小孩，便可以受她任意的欺负？而且都是在阴暗角落处对她时不时的拳打脚踢。

“贱货！叫你起来没听到？”红柳气得声音发颤，今天她的火气格外得大。她弯身揪了青琐的长头发，将她拽了起来，一直拖到厨房角落处。胖婆正在烧火，满脸惊悚地看着她们。

红柳找了一根细柳条开始抽打起青琐，边打边咒骂，歹毒的话语从她的嘴里流畅地涌出。

青琐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，柳条打在身上热辣辣，麻涩涩的。她忍不住时稍微动一下，柳条落下的频率更加频繁更加有力。恍惚中，脑海里总是盘旋着那盆红樱桃，红得鲜艳诱人，无论怎样努力都挥之不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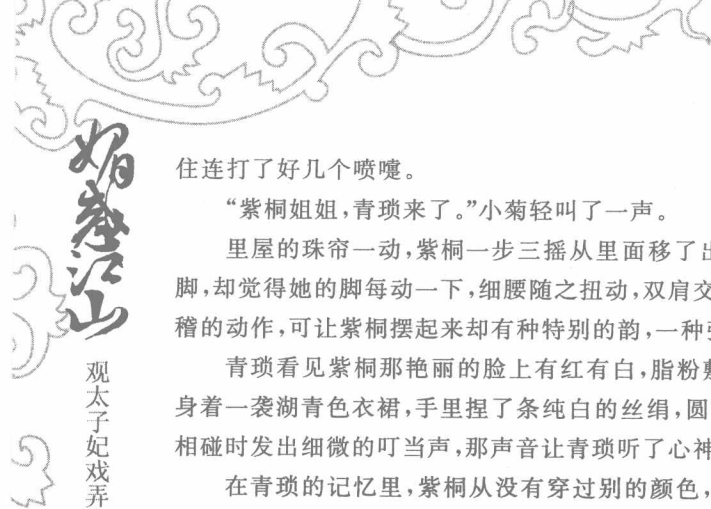
昏昏沉沉地，红柳的动作似是已经停止，青琐的耳边隐隐传来细细柔柔的声音。定睛细瞧，这才发现紫桐房里的丫鬟小菊站在她的面前正跟红柳说话。

“紫桐姐姐想让这孩子给她扮寿童。”小菊说道。

“去吧。”红柳似乎已经耗尽力气，神情颓然，冷冷地对小菊说道。

小菊拉着青琐的手往前院走，青琐两腿发软，磕磕绊绊的不听使唤。她们经过院中的天井和长廊，又穿过花园，然后才看到金碧辉煌的红楼。她们沿着后门的木梯上了楼，又走过一段长廊才走进紫桐的房间。

一进门，迎面一股浓郁的脂粉香袭来，那香气刺得青琐的鼻子痒酥酥的，她禁不



住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

“紫桐姐姐，青琐来了。”小菊轻叫了一声。

里屋的珠帘一动，紫桐一步三摇从里面移了出来。青琐看不见她隐在襦裙里的脚，却觉得她的脚每动一下，细腰随之扭动，双肩交替着往前摆，这种在别人做起来很滑稽的动作，可让紫桐摆起来却有种特别的韵，一种弹性的韵。

青琐看见紫桐那艳丽的脸上有红有白，脂粉敷得很细致，脸上显出懒懒的倦意。身着一袭湖青色衣裙，手里捏了条纯白的丝绢，圆润的手臂上套着对翡翠玉镯，无意相碰时发出细微的叮当声，那声音让青琐听了心神荡漾开了。

在青琐的记忆里，紫桐从没有穿过别的颜色，她只钟情于湖青色，而那种颜色似乎只配紫桐穿戴似的，显得清雅而高贵。青琐曾目睹别的姑娘效仿紫桐，而她们穿上却显得俗不可耐了，活像戏台上的村妇。

“怎么弄得这么脏？”紫桐微微蹙眉，声音有种病态的柔弱，“给她洗一洗。”

小菊利索地打来一盆水，然后三两下便将青琐的衣服扒光了，她不由得“哦”了一声。

紫桐闻声扭过头来瞧，看见了青琐身上细密的青紫痕迹，便恨恨地嘀咕一句：“这恶婆！”然后捧了桌上的点心盘，用两只纤纤手指捏着往青琐的嘴里送。

青琐在木盆里被小菊小心翼翼地洗着，小嘴灵活轻巧地咬着紫桐捏着的点心。工夫不大，她已被小菊擦干身子，抱到一把红木椅上。

紫桐拿出一叠衣物帮着小菊给青琐穿戴。青琐惊喜地发现这些衣物好像是专门为她做的，而且也是同样的湖青色。青琐兴奋地涨红了脸。

“天，真像个仙女！”紫桐端详着青琐，不禁赞叹道。

小菊也赞叹连声，然后拉了她站在落地菱花镜面前：“小仙女，你自己看看。”

青琐在镜中看到了一朵裹在荷叶里的花苞儿，一双黑亮柔静的眼睛，白静的脸蛋，她屏住呼吸，眼前的景象似在梦里。

“可惜有些瘦了。”紫桐轻叹了一声。

青琐仰望着紫桐，被她脸上流露出的怜悯之情深深打动。青琐突然想哭，她伸出双手搂住紫桐的脖子怯怯地问：“你是我的娘吗？”

紫桐一怔，随即摇了摇头。

青琐失望地垂下了眼帘，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，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过。

门开了，鸨母晃了进来，脸上挂着笑，声音却亟亟地嚷道：“我的祖宗，还没好？客人们都等急了。”

“这就去。”紫桐淡淡回答，替青琐整了整头上的小簪花。

鸨母正准备往外面走，不知什么牵扯住了她的眼光，蓦然回首，惊异地看着青琐，肥肉挤成一堆的面部显得木讷而又迷惑，好大一会儿才突然叫道：“青琐！天啊，这是青琐！”她立即换上了一副甜腻的笑颜，伸出胖嘟嘟的手拍了拍青琐的脸，“我看好好调教调教，是个好坯子。”

“她现在还小着呢，过些时候再调教也不晚。”紫桐毫无表情地说。

“怕她将来抢了你的风头？”鸩母笑道。

“早晚有这么一天。”紫桐淡淡地说道，“花无百日红，自古只见新人笑，哪见旧人哭。”

“起码现在还没有人能压倒你紫桐的势头。”鸩母说着，“你下去看看，全京城有头有脸的爷儿们都来了，除了我们紫桐姑娘，谁还有这么大的脸面？”

“楚爷来了吗？”

“我就知道你惦记他，他手下的人已经来过了，说楚爷立刻就到。”

紫桐漠然地笑笑没搭腔，牵起青琐的手，慢悠悠地走了出去。

“紫桐姑娘来了！”

厅堂里一片嚷嚷，众首仰望。欢呼声中，紫桐牵着青琐款款步下木梯。

紫桐如一条油滑的鱼穿梭于众人其间，向每一个在场的人招呼着，打情骂俏，嬉笑声一浪高过一浪。惟有时，青琐觉得眼前的紫桐与楼上的那个简直判若两人。

紫桐花样百出，忽而捧出香盒抛送礼物，忽而在每位宾客手腕上系上红丝带，牵住者便表演节目，或抚琴，或吟诗。嬉笑嗔骂，丑态百出。在众人的起哄声中，有人跳出吟道：“攀出墙朵朵花，折临路枝枝柳。花攀红蕊嫩，柳折翠条柔，浪子风流。凭着我折攀花手，直煞得花残柳败休。半生来弄柳抬花，一世里眠花卧柳。”

众人叫好，鼓掌击桌。

更有人已经喝得手舞足蹈，索性唱开了：“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，瘸了我腿折了我手，天赐与我几般儿歹症候，尚兀自不肯休。则除是阎王亲自唤，神鬼自来勾，三魂归地府，七魄丧冥幽，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上走。”

“有种，这才是咱男儿铮铮硬骨头！”有人叫好。

吆喝声频频响起，众人纷纷起坐，围着，叫着。

有人叫嚷道：“听说宫里要给太子过10岁寿辰，怕也不会如此热闹。”

应答者如云：“就是，看见皇上还要三叩九拜的，哪像咱们这般自在？皇宫再好，也比不了咱们神仙般的过日子，说不定连皇上也在羡慕咱们呢！”众人杯碟相碰，撞击声和说笑声又将气氛掀了起来。

紫桐冷眼观四方，嘴角荡着一抹似无若有的笑意。

“楚爷来了。”有护丁凑近她身边，轻声禀报。

紫桐噙着笑，一路招呼着，来至木梯口，撩起裙摆，脚下生风般向楼上飘去。青琐急忙跟上去，待走到房间门口，紫桐才发现她的存在。

“现在不需要你了，你就留在下面吧。”她回头对青琐说。

青琐后退，少顷，便听见房间内紫桐媚声媚气的嗲笑声。

房间里，楚爷正端然而坐。他看来三十几岁，穿了一身月白色的袍衫，衬得身材修长而又飘逸，举手投足间透着儒雅。

“楚爷安好。”紫桐恭敬地福了福。

楚爷轻轻一扬示意她免礼，上下打量着，面含微笑：“你穿这种颜色真是好看，再



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它了。”

他极少来烟花巷，第一次来是因为有好友喝醉酒，强拉了他来，这是一年前的事。待他看见她一身的湖青色，突然愣了神，莫名其妙的，来了一次又一次，并没有碰她，只是为了她身上的那抹湖青。

在他的记忆里，也有一个人穿过这种颜色。只是他不能容忍她活在这个世上，有她就没有他，这事很简单。

“你可是有个姐姐？”他突然问道。

紫桐嫣然一笑，半嗔道：“楚爷真坏心，紫桐要是有个姐姐，紫桐怕早晚被楚爷抛了去。”

楚爷一笑，心下释然。世上不可能有如此凑巧的事。回头望向门口一位侍卫模样的人，那人立刻将一个锦盒捧了进来。

“这是我送给你的寿礼，请笑纳。”

捧盒的人打开锦盒，屈膝，双手高高举过头顶捧向紫桐。

这是一只小巧玲珑比猫还小的袖狗，睁着一双亮而柔媚的小眼睛怯怯地环视四周。

“好可爱的小东西啊！”紫桐娇嗔嗔地嚷道，小心翼翼地捧起袖狗在自己的粉脸上蹭了蹭，再次向楚爷施礼，满脸喜悦道，“谢谢楚爷。”

楚爷含笑无言。

紫桐童心大发，将袖狗抱在胸前，踩着特有的富有弹性的脚步隐出房间，楚爷迈开温文尔雅的步骤跟了出去。

步出长廊，迎面一座高耸崔巍的榭台，周围绿树柳荫，从榭上观望，前后院的景致一目了然。

紫桐将袖狗放在地上，半蹲着逗它玩。楚爷闲庭信步，驻足四处观望，前院，花园，走廊，还有来回奔忙的下人，这些庸俗的地方丝毫勾不起他的兴致。那后院更是邈邈，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，成荫的槐树下，懒懒地斜靠着一个脏兮兮蓬头垢面的女人，那女人的脸丑陋到了极致，傻呆呆地望着他。

是个疯女人，他微微皱眉。

这时，那个侍卫模样的人奔跑过来，鞠躬后在他耳边小声言语，他的脸色大变，只是向一侧的紫桐示意一下，便急匆匆地走了。

紫桐抱起袖狗，望了望后院，疯女人已不见了。她锁了眉，满脸疑惑地向房间走去。

刚走至门口，一名护丁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来：“不好了，紫桐姑娘，那个疯女人跑进楼里来了！”

紫桐大惊，随即扔了手中的袖狗，急惶惶向楼下跑去。那被扔的袖狗细声惨叫，在地上打了个滚，睁着圆亮的小眼睛不知所措地望着跑出来的小菊。

厅堂里，通往前院侧门处，两个身强力壮的护丁在推搡着疯女人。那疯女人力气惊人得大，已脱了身，两个男人都架不住，只能追逐着在厅内转圈。

众人有笑的，有拍掌击桌叫好的，都围在一边看热闹。厅堂内顿时乱糟糟闹成一片。

鸨母从后堂慌慌张张地跑出来，一看这场面便气得浑身乱颤：“小李子，小显子，你们这群笨猪，怎么让她跑进来的？”又有两个护丁冲过来，鸨母恼怒地骂道：“把她捆起来，弄走！”

四个护丁分别扯住疯女人的胳膊往外拖，疯女人挣扎着扭头咬向左边的小李子。

“妈的，松口！”小李子被咬着手腕，疼得大叫，一手使劲捏着疯女人的下巴，迫使她松了嘴。小李子回手便给疯女人一巴掌，飞起一脚正要往她的胸口踢去，只听得紫桐一声娇叱，急忙将腿伸了回去。

“把她弄走！”紫桐浑身哆嗦着，声音变得歇斯底里。

几个护丁扯着疯女人往后院拖，疯女人愤怒地叫喊着，也不知道在叫着什么，许久，那叫声还隐隐在厅堂里回荡。

青琐半夜睁开惺忪的眼，青白色的月光从高高的窗口倾斜进来，照得屋里忽明忽暗。耳畔是胖婆起伏有致的呼噜声和着吱吱的磨牙声。屋里漾漫着汗味，酸霉味，脚臭味以及各种分辨不出来源的杂异味，这一切熟悉极了，从她记忆那天起，这些味道就夜夜陪伴着她。

刚才她又做梦了，还是那个清澈的水池，好像刚刚下了一场雨，天空明净得不带一丝云彩。天空下，水池边，还有一棵海棠树，她还看到了树上结着的鲜艳细小的海棠果。她咽了口水，禁不住上前去摘，胖婆白晃晃粗壮的大腿正压到她的身上，青琐睁开了眼睛。

青琐不停地耸动着自己的身子，经过一番努力才使自己从那条肥腿下逃离出来。她光着脚下了地，蹑手蹑脚地踩在一张凳子上，拨开门帘溜了出去。

明亮的月光静静地泻在院里，落在院中那棵粗大的槐树上，投下一大蓬阴影。院里阴森深沉，疯女人那怪异的笑声隐隐传来。青琐奇怪自己听到她的怪笑竟然一点都不感到害怕。

疯女人就关在柴房里，此时正从木栅栏间伸出两条赤裸的手臂，摇撼着两扇栅栏门，阴阳怪气地笑着。

青琐轻轻地走到柴房门前。疯女人的每一次摇撼就让她的身心颤抖一下，并且真实的感受到那种钻心的疼痛。

疯女人抬着脸向门外张望，看见了赤着脚走过来的青琐。渐渐的，她的目光变得朦胧而又迷惘，身子顺着木门缓缓下滑，将脸紧贴着木门间的缝隙，眼光痴迷地望着青琐。

她是娘吗？青琐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心里便有一股热流在涌动。泪水顷刻溢满了眼眶，嘴唇哆嗦着，颤动着双肩贴着门跪下去。她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疯女人脸上累累疤痕，喃喃低语：“可怜的娘……”

疯女人一动不动，脸上的神情出奇地平静。

青琐伤心地呜咽着，轻轻地缩回了小手，她害怕自己碰疼了那伤痕累累的面孔。

她一直猜测着自己的娘一定跟自己一样过着受苦受难的日子，当她一见到疯女人时，便下意识地觉得她就是自己一直在寻觅的可怜的娘。

疯女人迟疑地伸出一根手指，触了触青琐纤长而细密的睫毛，青琐的眼眸不禁眨了眨。

“这是他的……”疯女人呢喃着，手指又滑向青琐小巧秀挺的鼻子，“这是他的……”她的手指移向青琐微微翘动的小嘴，“这也是他的……”

“他是谁？”青琐迷惑地盯着疯女人。

疯女人一怔，然后嫣然一笑：“他就是他。”

青琐颓丧地望着眼前瞬息万变的脸，低语道：“你是我娘吗？”

倏忽间，疯女人的眼中放射出异样的光芒，神情变得狰狞可怖：“我要杀了你！”一把捏住了青琐的嘴巴。青琐挣扎着，喊不出声，嘴巴里只能挤出一串含糊的唔唔声，口水顺着被捏成圆形的嘴巴往外流。

“疯子，快放手！”胖婆突然出现，手里挥着一根木棍，打向疯女人的手臂。疯女人呻吟着缩回了手。

“你这个疯子，你要捏死她了！”胖婆愤怒地将木棍伸进门去，朝着她又捅又打。

“别打她！别打她！”青琐哭叫起来。

胖婆扔了木棍，回身拉着青琐回屋。边走边训斥青琐：“以后不许到这里来，这个疯子会杀了你的！”

青琐被胖婆扯着往前跌跌撞撞地走，边走边回头，哭泣着：“我可怜的娘……”

胖婆闻言身子滞了一下，突然生气地扯着青琐加快了脚步：“她是个疯子，她不是你娘！她哪点配？”

第二章 阑池清梦

正是夏天，太阳明晃晃的照射在赤锦金琉的皇宫上，让人濯目刺眼。耀目的光亮拉出地面几道人马，那影子愈拉愈长，一直拉扯到玄直门外。

最先下马的人一身月白，后面几个紧跟着下来，守门的侍卫一见来人，急忙鞠躬拱手：“楚大人请。”

来人正是被紫桐称为“楚爷”的楚士雄，官居左都尉，武职位仅次于将军，因将军常年在边塞行军打仗，如今在京城武职官里数他最大。楚士雄十年前曾是宫廷一等侍卫，侍从皇帝有功，皇帝特许他可以便装随意进出皇宫。

楚士雄一脸凝重地进了皇宫，穿过狭长绵延的永巷，拐过峥嵘崔巍的万寿山，迎面正见皇后急匆匆赶过来，后面几个小宫女亦步亦趋地跟着，急忙跪膝施礼：“臣楚士雄叩见皇后娘娘。”

“士雄，”皇后已顾不了礼节，直接称呼他的名字，“孩子，天濂不见了！”

楚士雄惊得倒吸一口气，问道：“什么时候失踪的？皇宫里都找遍了吗？”

“都找遍了。这孩子是顽皮了点，可每次午膳的时候自个就会跑来。今日本宫等了半天也不见他踪影，以为去他父皇那里了。到了午睡时辰传人去接，才发现他根本没去过皇上那里。他父皇也急了，派人去每个嫔妃处问，都说没见过，发动所有的奴才把整个皇宫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翻了个遍，结果还是没找着。这孩子，生辰快到了，却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叫本宫如何是好？”皇后一边絮絮细说，一边抽出丝帕抹眼泪。

楚士雄镇定心情，沉吟片刻，问道：“皇后刚才说派人去各嫔妃处问了问，可曾进去搜过？”

皇后泪眼盈盈道：“你以为本宫这个皇后这么好当的？皇上不下旨，本宫怎么可以妄自行动，搞不好有些得宠的，传到皇上的耳边，还以为本宫是以讹传讹，皇上岂不是因此埋怨本宫？”

楚士雄思忖着，太子肯定在后宫，或许真的在某位嫔妃的寝宫内。皇后的意思分明是要自己去跟皇上说明，皇上爱子心切，只要自己说话不露声色，皇上应该会应允的。

正想着，前面大批人正往这边赶，皇上一身明黄在人群中格外耀眼，紧随后面的就是刚刚还在翎德殿内侍驾的阮贵嫔。连忙跟着皇后走至皇上面前跪地叩礼。

“怎么还没找到？”皇帝轻扬手，用不满的语气朝着皇后问道，目光扫过皇后的后面，“原来是楚爱卿也来了，你看这事情闹的？楚爱卿你以前在宫里待过，你帮朕想想，太子会在什么地方？”

楚士雄恭手道：“回皇上，臣以为既然已经找遍了还没找着，反而容易找了。”

皇帝眼光一亮：“爱卿的意思是——”

“恕臣直言，怕是有什么疏忽遗漏的地方没去过。”

皇帝回身问后面的宫人：“李总管，难道还有什么疏忽遗漏的地方不成？”

李总管急忙答道：“奴才不敢。”稍显犹豫，目光瞥过阮贵嫔，支吾道，“就是几位娘娘的寝殿奴才们自是不敢进去，只在门外问了几句，奴才想想太子殿下应该不会去那里的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皇帝已发了怒：“朕叫你们一个地方都不许放过，太子年纪小，一不留神溜进去和你们捉迷藏玩也说不定，看你们这群大人被小孩子耍的。”

阮贵嫔掩嘴娇笑道：“陛下说的甚是，臣妾在翎德殿已陪陛下大半天了，寝殿一直空着，那几个侍女好不懂事，怎么不请公公进去？要不先去臣妾的寝殿看看？”

皇帝朝着阮贵嫔微微一笑，携了她的手，众人跟着，一群人浩浩荡荡向阮贵嫔的寝殿走去。

太子天濂是被一只癞蛤蟆吸引走的。那蛤蟆被一个宫人捉着，阳光下那双圆鼓皱起的大眼朝着他溜溜地转动，当时他在花园里无所事事，立刻对这种丑陋的东西来了兴趣。

那个宫人在前面晃悠悠地走着，他在后面小心地跟上。

经过一座假山，他看见二皇子天清孤寂的背影，此时他正在荷池旁捧着本书看得聚精会神。如果在往日，天濂会偷跑过去吓唬他，然后看着他惶惶然的样子哈哈大笑。

天清只比他小一个月，是以前的童淑妃所生。就是这短短的一个月，两个人的命运有了天壤之别。天濂成为建武皇帝的第一个皇子，天濂被册立为太子，母亲殷妃母凭子贵当上了皇后，紧接着天清出世，童淑妃却因难产香消玉殒了。

现在天濂的兴致在那只又丑又怪的癞蛤蟆身上，宫人一直掂着它走，来到一座院落外。天濂依稀觉得这里是父皇最宠爱的阮贵嫔住的地方，那宫人怎么会到这里？正疑惑着，前面的宫人已经驻足，突然对他回首一笑。

阮贵嫔寝殿外，几个宫女围坐在廊柱处聊天，想是正聊到兴头上，唧唧喳喳笑闹个没完，丝毫没有发现两个一大一小的身影悄悄地隐进了寝殿。

宫人引着天濂径直走进了内室，撩开重重绣着牡丹的幔帐，一袭清香扑鼻，天濂深吸一口气，只觉得这种香气比母后寝殿内的那种浓郁的西域沉香好闻多了。内室里一片谧静，阳光透过琐窗斜射进来，给原本阴暗的空间弥漫上了一层神秘。

天濂还没缓神，宫人已兀自坐在青砖地面上，向他招招手，他机灵地也在宫人的对面坐定，眼光死死地盯着他手中的动静。

宫人变戏法般，从身上掏出一个木制的器皿来，放在地面上，一手移动器皿上的盖子，天濂好奇地将头凑近。

里面几个虫子搅在一起，种类很多，有蚂蝗，蛻螂，蜈蚣，蚂蚁等，天濂直瞧得眼睛发亮，这时宫人将手中的癞蛤蟆放了进去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盒盖合上了。

“我还没看完呢！”10岁的天濂恼怒道，亲手要揭了盒盖。

宫人按住他的手，示意他噤声。不大工夫，盒子摇晃起来，有细微的声音从里面

传来，盒里似有无数的虫子在互相啃食着，残杀着。天濂听得毛骨悚然，热血沸腾。

盒子一动不动，地面上安静下来。宫人移动盖子，天濂眼光定住，盒内只趴着一只小小的金蚕，壳甲上透着幽暗的光，那些虫子，包括那个癞蛤蟆已经荡然消失。

“这是什么？怎么变出来的？”天濂好奇地问道。

宫人拾起盒子，笑道：“太子爷想知道是什么，等奴才把这个拿走。您先在这里呆着，别让她们看见，奴才再去取些虫子来，教太子爷变戏法。”天濂听话地点头。

宫人走了，天濂坐在原地静静等候，心里一直回想着刚才的一幕，等到他学会了，再去吓唬天清，保证让他看得目瞪口呆，想到这里，他嘴角那副惬意自在的笑意水渍般洒开了。

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，宫人还没来。他坐不住了，刚要起身，听到两个宫女进来时的说话声，无处可避，看见一架花梨木缠枝床，他一挫身便往床底钻了进去。

宫女在寝殿里一直唧唧喳喳的说话，天濂从来没有如此安静而又耐心地等候。时间长了，床下又阴暗，那股好闻的清香在周围流动，天濂不觉迷糊过去了。

好像下了一场雨，天空明净得不带一丝云彩。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一座水池岸边，四处海棠树成荫，海棠果鲜艳密匝，倒映在水面上，他甚至还闻到了阵阵花草香。心旷神怡中抬头，对岸一个素衣少女蒙着白色的面纱款款向他走来，他看不见她的面容，直觉告诉他眼前的这个少女肯定是美丽的。

“你是谁？”他问她，突然感觉自己的声音变了，变得浑厚而深沉。他急忙将身子凑近水面看，波光粼粼中玉树临风的身影。

“我是你未来的皇后。”少女清丽的声音。

他很高兴，上前去拉她身上飘动的面纱。少女轻盈的身子闪过，他抓了个空，眼睁睁看着她飘然而去。情急之中，他大喊：“什么时候能见到你？”

少女缥缈的声音：“十年后这个时候，你到城外的阑池来找我……”

他刚要开口，眼前的水池不见了，天空变得昏暗阴沉，耳边似有无数嘈杂而零乱的声音在回响，他不甘心地睁开了眼。

“醒了，醒了，这孩子怎么会睡在这里？”分明是母后的说话声，他清醒过来，原来刚才只是一场梦而已。

“母后，城外有阑池吗？有没有海棠树？”他亟亟地问道。

所有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，谁都没想到太子醒来的第一句话竟是这样。皇帝不由得皱了眉：“你们谁告诉他城外有阑池的？皇宫里的太液池还不够大吗？尽给他的小脑袋输些不三不四的东西，好端端的孩子都给你们给惯坏了。”

皇后不吱声，委屈地望向楚士雄。楚士雄上前一步，拱手道：“皇上，殿下刚醒来就说这样的话，想是做了什么梦。依为臣看来，城外确实有阑池，也确实有海棠树，为臣以前去过，想必宫里的人知道的不多，这就有点蹊跷了。殿下大半天没吃没喝的，是不是先传来太医看看？”

皇帝点头，李总管急忙唤了宫人去请太医过来。

“母后，阑池边有仙女吗？”天濂还在问。